

#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及保护利用

陈耀华, 刘 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对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正确认识是处理遗产地保护和利用关系的基础, 也是解决遗产地“城市化、商业化、人工化”的前提。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对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诸多认识的基础上, 依据系统论观点, 提出了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价值是由“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和间接衍生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该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其中本底价值是所有价值存在的基础, 这决定了遗产资源必须在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合理利用; 该体系也有空间性, 三种价值主要分别存在于遗产地范围以内、遗产地及相邻区域、遗产地范围以外的更大的区域。于是, 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 严格保护本底价值, 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受损害; 适度利用直接应用价值, 做到功能综合利用、产品综合开发、产业综合发展; 大力发展间接衍生价值, 充分发挥其空间结构关联效应和产业发展乘数效应, 从而达到带动遗产地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风景名胜区; 价值体系; 保护; 利用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2)06-1111-10

## 1 引言

近些年,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其中仅世界遗产就有 41 项, 数量在西班牙、意大利之后位列世界第三。同时, 我国数量众多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以及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的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等, 都是国家自然遗产或者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国家自然、文化资源的保护体系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考虑到自然文化的融合性、学科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综合性, 本文的“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我国的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在遗产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遗产地也出现了错位开发、超载开发导致的遗产地“城市化、商业化、人工化”等诸多问题<sup>[1]</sup>。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似乎一直都存在, 对此国内诸多学者探讨了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对遗产保护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 包括观念的改变、管理体制的变革、监测评估体系的建立、公众的广泛参与、资金投入的加强等<sup>[2,3]</sup>, 还有从中国名山的历史保护角度来探讨遗产保护的模式和经验<sup>[4]</sup>。对遗产利用的研究多侧重于旅游开发, 包括对旅游开发模式、旅游活动对遗产地影响、游客感知和意

收稿日期: 2012-01-15; 修订日期: 2012-04-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71431)

作者简介: 陈耀华 (1966-), 男, 江苏常州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风景区与世界遗产。

E-mail: chenylh@urban.pku.edu.cn;

刘强 (1987-), 男, 河南人,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风景区与世界遗产。

E-mail: l\_q\_jiang@126.com

象以及遗产地旅游与保护关系等方面的研究<sup>[5~8]</sup>。向岚麟基于 13 类中文核心期刊统计了遗产地的研究主题,关于旅游开发文章占文章总数的 28.1%,位居第一名<sup>[9]</sup>。此外还有诸多文章,通过结合国内外遗产地的利用来探讨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进而总结遗产地保护的经验和理念<sup>[10,11]</sup>。遗产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然而在实际利用中,却过多偏重于旅游开发;对遗产保护技术层面的问题已经有广泛的讨论和共识,在实践中依然让位于各种开发,达不到保护的目的。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清楚“保护什么,利用什么”,因而也就无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长远与近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本文将从系统论出发,对遗产资源保护利用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遗产价值进行分层次、分时空的归纳和探讨,厘清保护和利用的不同主体和主次关系,从而针对性地提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解决遗产资源“为什么要保护、保护什么;为什么要利用,利用什么”的重要问题。

## 2 遗产价值体系的概念

关于遗产的价值,遗产组织、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多种观点。早在 1969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对国家公园的定义中就提出了其“科学的、教育的、游憩的、高度美学的”价值<sup>[12]</sup>。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给出了世界遗产的价值,即“历史、艺术、考古、科学、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保护等方面的突出的普遍性价值”<sup>[13]</sup>。英国在其 1997 年的遗产讨论文件中提出遗产具有“文化、教育、经济、资源、休闲娱乐”等价值<sup>[14]</sup>。国内朱畅中把风景资源的价值分为生态、美学、科学、历史、文化艺术、游览观赏、经济等七大类价值<sup>[15]</sup>。谢凝高认为,中国的风景名胜具有极高的自然美学价值、自然科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sup>[16]</sup>。王维正认为国家公园具备“健康的、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游憩的、环境保护以及经济方面的多种价值”<sup>[12]</sup>。王秉洛将世界遗产的价值概括为:直接实物产出价值、直接服务价值、间接生态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sup>[17]</sup>。徐嵩龄认为虽然遗产类型多种多样,但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包括美学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社会学价值、人类学价值和符号价值等,在此基础上可以派生出经济价值<sup>[18]</sup>。梁学成从旅游资源符合系统的角度出发,将世界遗产价值分为有形(显性)价值和无形(隐形)价值两个大类,旅游价值、科考价值、文化价值和环境价值 4 个亚类<sup>[19]</sup>。他还认为我国的世界遗产还具有品牌价值,可以给注册企业和遗产所在地带来间接的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无形的,同样需要得到保护<sup>[5]</sup>。李萱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根据价值在使用中所处的地位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大部分,将使用价值进一步分解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主要是指存在价值<sup>[20]</sup>。刘庆余认为自然遗产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价值,从形式上可以将社会文化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可以继续分为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和馈赠价值<sup>[21]</sup>。张柔然则认为世界遗产价值包括社会文化与自然价值、经济价值,其中经济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sup>[22]</sup>。

上述各种遗产价值的提出均反映了遗产资源的自然、社会、经济功效,但从功能角度出发陈列的价值之间没有明确的主次、因果关系,给遗产地实际的管理和操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整体”<sup>[23]</sup>。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是指一系列层次、分工明确、彼此有机关联的自然、社会、经济多重功

效构成的遗产价值系统。按照遗产本身特点和系统论的观点,可以把它分为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和间接衍生价值。其中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在具体价值上可能各有侧重,但并不影响其整体体系。

### 3 自然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 3.1 本底价值

“本底价值”是指自然文化遗产本身所包含的自然与文化价值,无论人类是否利用,这种价值都已经客观存在,因此是一种“存在价值”,正如三江并流的每一块岩石都清晰地反映着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的碰撞结果,而都江堰精美的水利工程也在无声地向世人诉说成都平原千余年的沧海桑田。具体又可分为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空间上,主要存在于遗产地范围以内。

**3.1.1 科学价值** 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遗产是科学信息的载体:从自然科学角度看,遗产是“地球演化史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世界遗产标准Ⅷ)”,如“三江并流”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sup>①</sup>;而在人文科学方面,遗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人文遗存本身的科学价值上,如丽江古城的纳西民居具有很高的建筑学价值。其次遗产地是生态环境的圣地:从环境角度看,遗产地是自然环境的调谐器,武夷山保护区的大气和水体质量均优于国家一级标准<sup>[24]</sup>;从生态角度看,遗产地是生物多样性的保存地,“三江并流”遗产地云集了相当于北半球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和寒带等多种气候和生物群落类型<sup>①</sup>。

**3.1.2 历史文化价值** 首先,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人类历史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世界遗产标准Ⅳ),真实地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如都江堰作为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记录着两千多年以来艰辛而又伟大的水利发展史<sup>[25]</sup>。其次,文化遗产“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世界遗产标准Ⅵ),对文化的诞生、延续、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如青城山,自公元143年道教创始人张陵来赤诚崖舍创立天师道以来,一直以天师道祖山、祖庭而名标史册,其后又称为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传承者<sup>[25]</sup>。

**3.1.3 美学价值** 世界遗产是“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世界遗产标准Ⅶ)。从宏观上看,每一个自然遗产地都可以说是一首山水合奏的“交响曲”。“平地涌千峰”的石灰岩峰林地貌和“群峰倒影山浮水”的漓江碧水组成的桂林山水堪称中国山水自然美的典型代表。在微观上,渗透在遗产地内、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雕刻、书法、园林等众多人文遗迹也展示了瑰丽多彩的艺术美。如泰山大量的摩崖石刻,有的点石成景,有的点题意境;从书法艺术看,有的着笔苍古,有的飘逸洒脱;就书体而论,真、草、隶、篆各体具备;就流派来讲,颜、柳、欧、赵应有尽有,堪称中国历代摩崖石刻艺术的“美学博览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上述三种本底价值,由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和“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科学、历史文化与美学价值相结合是我国遗产资源价值的重要特色。如文化遗产地颐和园,其湖光山色及其与西山大环境的巧妙结合

<sup>①</sup>引自《云南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文本》。

造就了一流的自然胜景；八达岭长城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还同时具有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重要价值。而在三江并流这样一个人迹罕至、以生物多样性和地质科学价值著称的自然遗产地，又具有 14 个世居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创造的丰富民族文化。

### 3.2 直接应用价值

“直接应用价值”是遗产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被人类直接利用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用。“直接应用价值”必须依赖“本底价值”而存在。在空间上，主要存在于遗产地范围以内，部分存在于遗产地所在区域。具体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启智、旅游休闲、山水审美、实物产出几个方面，其中文化遗产则以前三者为主。

**3.2.1 科学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地往往是特有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稀有生物、古代建筑、乡土建筑保存的原始场所和宝库，对揭示地球演变、生物演化、人类进步、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和传承文化，而对自然遗产地生态学和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研究则关乎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比如泰山，古代书籍中已有对泰山自然科学的记载，康熙皇帝也写过“泰山龙脉论”。从现代科学角度研究泰山的地质在中国也是比较早的，1907 年美国地质学家 B. Willies 和 E. Blackwekler 发表了命名为“泰山杂岩”的报告。对于人类而言，遗产的科学研究价值是遗产最根本的利用价值。保护遗产不是为了遗产本身，而是为了科学研究，为了子孙后代。

**3.2.2 教育启智** 自然文化遗产的教育启智价值具体包括科普教育、启迪智慧和爱国主义教育三个方面。科普教育指人们透过自然、文化景观的表象，深层次地了解到产生这种景观的自然、文化背景，自然文化遗产地不单是专家研究的“实验室”，更是广大民众认识自然、接受文明的“大课堂”；自然文化遗产地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启发人们不断地探索蕴藏其中的奥秘，如明代的张五典，创造出了科学测量泰山高度的器械，实测结果接近现今测量的高度；我国的自然文化遗产是祖国锦绣山河的典型代表，人们游憩其间，无不在心中激发爱国之情，自然文化遗产地往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堂。

**3.2.3 山水审美** 山水审美是人类对自然美景的感悟过程，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中国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sup>[16]</sup>。自此，山水逐渐从经济开发的对象转变为人们游览、创作、体验和探索的精神文化活动场所<sup>[26]</sup>。

山水审美具有层次性，与审美者的文化修养、社会经验和审美实践密切相关，由浅及深可分为三个层次：悦形、逸情和畅神。除了感悟外，山水审美还以游记、山水诗、山水画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山水审美、山水创作的同时，大量山水理论也被陆续提出，涉及绘画、文学、书法和山水欣赏等，如南朝宋山水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清人施元孚的“游山法”和清末学者魏源的“游山学”等。

**3.2.4 旅游休闲** 自然文化遗产地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自然风景、丰富的文物古迹，是广大人民群众向往的游览观赏之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陶冶性情，已经逐渐成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旅游产品逐步丰富，旅游人数迅速增长。2010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 21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0.6%；入境旅游人数 1.34 亿人次，增长 5.8%；全国旅游业总收入 1.57 万亿元，增长 21.7%<sup>①</sup>。太湖、普陀山、杭州西湖、白云山等风景区年游客量均已超过 2 千万人次。而拥有丰富遗产资源的北京市，在 2010 年游客人数达到 1.8

①国家旅游局。2010 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http://www.cnta.gov.cn/html/2011-11/2011-11-1-9-50-68041.html

亿人次<sup>①</sup>, 2011 年更是突破 2 亿人次<sup>②</sup>。

**3.2.5 实物产出** 实物产出指人类对遗产地的矿产、土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直接开发利用所得的效益, 包括农业产品、林业产品、药材、茶、菜、水果等等。如武夷山高等植物中就有药用植物 1194 种, 主要用材树种 365 种, 纤维植物 171 种, 芳香、油料植物 161 种, 糖类植物 219 种, 还有染料、色素及饲料植物 70 余种<sup>[24]</sup>。

实物产出不是遗产地的主要价值和追求, 应在生产地点和规模上有序规划, 而对于矿产资源和林木资源的开发更应严格控制甚至禁止, 如大理风景区历史上就是著名的苍山大理石产地, 但为了更好地保护风景资源, 其大理石矿开采已被禁止。

### 3.3 间接衍生价值

“间接衍生价值”是由于遗产的存在和资源的直接利用而对遗产地所在区域带来知名度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产业结构优化等关联作用, 从而对社会经济整体产生促进作用。它必须以“本底价值”和“直接应用价值”为基础。在空间上, 主要存在于遗产地范围以外的遗产地所在区域。

**3.3.1 产业发展** 包括总量发展和优化布局两方面。遗产地通过知名度提高、吸引资金、旅游发展及相关产业发展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 同时, 随着遗产保护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要求, 污染大、原料运输量大等工业企业逐渐远离遗产区, 同时一些为遗产地服务的清洁型产业则向接近遗产地的外围人口密集区发展, 从而使原有的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如桂林市为了确保漓江风景区良好的水质和优美的环境, 市区中部漓江沿线的兴安、灵川、阳朔等县和桂林市区均严格禁止污染企业发展, 而全市工业重心被布置在市区西部、机场和高速公路等交通条件更为优越的临桂。

**3.3.2 社会促进** 世界遗产的概念体现了当今世界关于遗产及其保护最高水平的共识。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的宣传和遗产环境的改观, 以及申报成功后的旅游拉动, 能大幅提高该遗产资源的社会知名度。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原本是湖南西北部一个交通偏僻的无名山区, 1992 年武陵源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大提高了武陵源的国际知名度, 2010 年共接待中外游客 1399.83 万人次, 门票收入 9.25 亿元, 实现旅游总收入 56.2 亿元<sup>③</sup>。另外, 遗产地所依托的服务基地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城乡风貌, 各级政府纷纷对遗产旅游集散城镇进行统一规划和高品位建设, 有效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发展。随着遗产地知名度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兴起, 遗产地对外的信息交流大大增加, 对遗产地本身的文化发展、居民普遍素质的提高、市场经济意识的改变和社会秩序的改善等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4 自然文化遗产价值保护和利用的原则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如图 1 所示), 犹如一棵“遗产价值体系树”, 其中本底价值是整个遗产价值体系的根本和基础, 是坚实的“根”, 其它两个价值则如粗壮的“干”, 而众多具体价值则如繁茂的叶, 根深才能干壮, 才能叶茂。三重价

①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 2011》。

②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北京 2011 年旅游总人数突破 2 亿人次。http://www.gov.cn/jrzq/2011-12/28/content\_2032052.htm

③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统计局。2010 年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zjjwly.gov.cn/zjjwly/deptonline/wlytj/tjfx/20110318024927.html



真实性、完整性原则严格保护遗产资源的本底价值,是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和根本。

#### 4.2 适度利用直接应用价值

基于科学、美学、历史文化等本底价值基础上的自然文化遗产的直接应用价值包括了科学研究、教育启智、山水审美、旅游休闲、实物产出等 5 大类 9 个小类。这些价值是对遗产资源的直接使用,因此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保护要求,适度开发。而这些价值又是直接经济效益最为显著的部分,因此其利用又必须是综合的,具体包括功能综合利用、产品综合开发和产业综合发展三个主要方面。

**4.2.1 功能综合利用** 直接应用价值的多样性决定了遗产地功能的多样性。但是现在很多遗产地仅仅利用了资源的山水审美功能中的最低层次的“悦形”功能,而对科学研究和文化展示、体验等功能综合利用或挖掘不够。

石林风景名胜区以奇异独特的岩溶地貌景观、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而蜚声海内外,不仅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还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而相当长时间内,石林的旅游都限于“象形式”的、“故事型”的、“走马观花”式的讲解介绍,没有发挥其科普功能和民族风情体验等功能。2000 年时进行的游客抽样调查表明,当时游客在石林的平均游览时间仅为 138 分钟,而在石林的总共逗留时间平均也只有 4 小时,平均花费为 120 元,其中门票就达 50 元。而以观赏性地质地貌为主要特点的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则通过举办各种“摄影节”、“摄影大赛”,深入发掘风景名胜区美学、科学价值,不仅有效地带来了景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使整个风景区的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4.2.2 产品综合开发** 产品综合开发包括两方面:开发新的旅游景区和开展新的旅游项目。遗产地不能仅限于传统景区、传统的观光游览,而更需要开发新景区,并依托遗产地,在周边因地制宜地开拓消费弹性系数高、效益好、又不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休闲度假、科普修学、文化体验、生态健身、商务旅游等多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对于石林风景名胜区,应在完善大小石林传统景区的基础上,本着保护基础上慎重开发的原则积极建设长湖、芝云洞、大叠水、清水塘和月湖景区,将石林风景区建设成由不同景区构成的特色各异、主题明确、交通方便、联系密切的有机整体,从而在传统的观光游同时,还能提供民族风情游、科学考察游、青少年修学游、娱乐休闲游等多种环境影响度小、旅游附加值大、资源利用度高的新型旅游产品。

**4.2.3 产业综合发展** 遗产地功能的多样性为产业多样性奠定了资源基础,除了旅游和服务业外,还包括科研、教育、展览等大量文化产业。中国国情决定了合理发展旅游产业对于遗产地的保护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决不能仅限于旅游业,更不能局限于旅游业中的观光游览业,而应该从“大旅游,大产业”的视角出发,注意到旅游业与诸多行业及部门关系密切的特点,加强旅游内部六要素的组合以及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共进。

在产业上,积极发展第一产业的旅游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第二产业的服装制造、食品和饮料加工制造、工艺美术品制造、土木工程建筑等行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物流、运输、邮电通讯、娱乐、销售、保险、信息服务等,这些行业和部门共同支撑旅游行业、游、住、食、购、娱等旅游产品的六要素。而在行业上,则应逐渐形成以出行系统(旅游交通、旅行社)、接待系统(旅游餐饮、旅游商贸)、服务系统(旅游通讯和信息业)、辅助系统(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文化娱乐)复合而成的旅游产业链群。

#### 4.3 大力发展间接衍生价值

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对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间接衍生价值主要是通过遗产的催化效应实现,具有三个突出特点:影响面广,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作用力强,对遗产地社会经济整体推动作用显著;破坏性小,以遗产的知名度等无形资产以及旅游等关联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主要作用于遗产地范围以外。一些遗产地对遗产的破坏性利用,都是把眼光过分“盯”在遗产地以内,而忽视了遗产地作为整体对整个地区的外部促进作用。在保护遗产本底价值基础上大力开发遗产的间接衍生价值,协调好区内保护和区外发展的关系,是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关键所在。开发遗产间接衍生价值,主要在于发挥遗产地的空间结构关联效应和产业的乘数效应。

**4.3.1 空间结构关联效应** 空间结构关联效应是指空间结构诸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所构成的一系列组织关系、相互作用和空间联系等对经济增长、城镇发展的影响<sup>[28]</sup>。空间经济活动中诸要素的关联内容主要反映为功能上的联系和位置上的联系,与遗产间接衍生价值作用机制较为密切的是聚散效应和相邻效应。

聚散效应包括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且对立统一的聚集与扩散两种效应:微观上,产业经济活动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与经济中心的空间聚集,表现为聚集效应;宏观上,产业经济活动则在相当广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张和增殖,表现出扩散趋势。相邻效应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空间结构的物质实体要素由于近邻关系和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效果,这种影响有正有负:正效应指遗产地对区域知名度提高、吸引外来投资和信息等方面,外围城镇为遗产地提供服务、基础设施、人才、资金等;负效应指遗产地保护对外围某些产业部门的限制,外围城镇和经济的发展挤占遗产地用地、破坏遗产地外围环境以及造成遗产地外围“孤岛化”等等。

聚散效应和相邻效应很好地解释了遗产地与外围区域共生共荣的关系,尤其是遗产地与作为其服务基地的外围地区城镇、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对于遗产地来说,由于其内部具有严格的保护要求而不能布置大规模服务设施,更不能形成集聚规模。于是遗产地大量的人员流动和信息、资金流动促使能够提供这种服务的各种设施在外围合适地点开始集聚,不同规模、各类层次的旅游村镇和旅游城市因此得以产生和发展,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区域各种相关服务行业、工农业也得到发展机遇。外围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为风景区提供更好的服务,也使得以遗产地依托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的扩散、辐射作用加强,从而更好地带动了整个区域发展。而为了更好地发挥相邻正效应,减少相邻负效应,遗产地外围经济的空间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常说的“景区内游,景区外住”,“景区内保护,景区外发展”正是“空间关联效应”理论的最好应用。

**4.3.2 产业发展乘数效应** 从区域经济的理论看,某区域一旦有了推动型的产业,同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这种贡献主要表现为推动型产业依靠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旁侧联系产生扩散效益,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扩散效益,推动型产业增加单位投入,必然产生若干倍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乘数效应。

遗产地间接衍生价值对区域的产业乘数效应主要通过旅游业的带动实现。旅游业包含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旅游消费不仅与交通、住宿、餐饮、商业、景区景点等行业直接相关,还与工业、农业、制造业以及通讯、金融、保险、医疗、安全、环保等产业关联,其直接间接影响的细分行业多达100余个,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国家旅游局公布数据显示,仅2011年11月我国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126.27万人次,同比增长



3.39%; 入境旅游外汇收入 38.9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64%。2011 年 1 至 11 月, 我国入境旅游人数累计达到 1.24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16%; 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累计达 430.3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01%。

此外, 旅游业整体上又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直接创造以及相关拉动就业岗位的潜力巨大。世界旅游组织发展的报告指出, 旅游直接就业与带动间接就业的比例为 1:5。2009 年我国直接从事旅游业的人数接近 275 万人, 按比例约可带动上亿人的间接就业。

## 5 结论

遗产地是由自然、文化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综合体, 造就了丰富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和间接衍生价值。遗产价值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系统层次性, 反映了对遗产保护是利用的前提, 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利用、永续利用是遗产保护的目。同时, 三个层次价值的划分, 为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了认识基础: 本底价值是遗产价值体系的根本和基础, 是“遗产”这棵大树的“根”, 因此也是保护的主体, 对于本底价值应该按照真实性完整性要求严格保护; 直接应用价值是对遗产本底价值的直接利用, 是“遗产”这棵大树的枝干, 对于直接应用价值的应该按照综合性原则即功能综合、产品综合、产业综合的原则合理利用; 而间接衍生价值是主要在遗产地范围之外不损害遗产价值的前提下带动遗产地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犹如“遗产”这棵大树繁茂的枝叶, 是遗产利用的主体, 应该充分利用空间结构关联效应和产业发展乘数效应等大力利用。清楚了这些原则, 也就清楚了经常困惑我们的“保护什么, 为什么要保护; 利用什么, 怎样去利用”的关键问题。

## 参考文献:

- [1] 陈耀华.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现状问题与因由. 见: 城市规划学会. 城市规划面对面——2005 城市规划学会年会论文集(上/下).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1508~1513.
- [2] 李如生. 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城市规划, 2011, 35(5): 38~44.
- [3] 贾建中, 邓武功.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遗产保护体系. 中国园林, 2010, (9): 4~6.
- [4] 王超, 陈耀华. 中国名山的历史保护与启示——以中华五岳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2): 372~384.
- [5] 梁学成. 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 旅游学刊, 2006, 21(6): 16~22.
- [6] 钟林生, 柴江豪, 谢婷, 等. 旅游活动对黄石寨景区步道的影响评估. 地理研究, 2008, 27(5): 1071~1077.
- [7] 沈苏彦, 郭剑英. 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意象的实证研究. 人文地理, 2011, (2): 144~149.
- [8] 吴必虎, 李咪咪, 黄国平. 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与旅游需求关系. 地理研究, 2002, 21(5): 617~626.
- [9] 向岚麟. 近 22 年世界遗产地研究进展——基于 13 种中文期刊的考察. 旅游学刊, 2009, 24(4): 85~91.
- [10] 梁明珠, 鲍春晓, 徐晓倩.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的世界遗产项目开发保护与国际经验借鉴. 经济地理, 2009, 29(1): 141~146.
- [11] 冷志明, 麻先俊.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经济地理, 2009, 29(4): 668~692.
- [12] 王维正. 国家公园.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0.
- [13] UNESC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Paris: 1972.
- [14] English Heritage. Sustaining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London: 1997.
- [15] 朱畅中. 风景名胜区的建设. 风景名胜研究.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 10~11.
- [16] 谢凝高. 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7] 王秉洛. 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的分类价值. 见: 张晓, 郑玉歆.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4~26.
- [18] 徐嵩龄. 中国遗产旅游业的经营制度选择——兼评“四权分离与制衡”主张. 旅游学刊, 2003, 18(4): 30~37.

- [19] 梁学成, 邢晓玉. 对我国世界遗产品牌价值的保护策略研究. 人文地理, 2007, (5): 110~113.
- [20] 李萱.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解析. 上海: 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21] 刘庆余. 遗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社会文化视角. 人文地理, 2007, (2): 98~101.
- [22] 张柔然. 建立世界遗产价值评估与监测体系的探讨. 城市规划, 2011, 35(增刊 1): 36~43.
- [23] 夏征农, 陈至立. 辞海.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24] 吴邦才. 世界遗产武夷山.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50.
- [25]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编辑委员会. 青城山—都江堰. 成都: 成都地图出版社, 1999.
- [26] 谢凝高. 保护自然文化遗产, 复兴山水文明. 中国园林, 2000, 16(2): 33~35.
- [27] 沈文权. 中国的世界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8—9.
- [28] 曾菊新. 空间经济: 系统与结构.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6, 203.

## The value system and it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CHEN Yao-hua, LIU Qiang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is the basis for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and it is also the precondi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rtificialization" of the heritage sites.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after reviewing different view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value system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background value, the direct applicable value and the indirect derivative value. This value system is multi-leveled with the background value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other values, so we should make use of the heritage with a reasonable manner at the precondition of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se three values exist in different spatial areas, namely, the background value mainly exists within the range of heritage sites, the direct applicable value exists in the heritage sites and their adjacent regions, and the indirect derivative value exists mainly outside the range of heritage sites. Therefore, to protect and use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we should stick to three basic principles: firstly, protecting the background value strictly to ensure that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heritage is not compromised; secondly, using the direct applicable value appropriately through "function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produc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irdl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direct derivative value to stimulate th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world heritage; national park; value system; protection; utilization